

金史

列傳第六

金史六十八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歡都子謀演 治訶子阿魯補骨赦

訛古乃 蒲查

歡都完顏部人祖石魯與昭祖同時同部同名交相得誓曰生則同川居死則同谷葬土人呼昭祖爲勇石魯呼石魯爲賢石魯初烏扎薩部有美女名罷敵悔青嶺東混同江蜀東水人掠而去生二女長曰達回幼曰滓賽昭祖與石魯謀取之遂偕至嶺右炷火於箭端而射蜀東水人怪

之皆走險阻久之無所復見却還所居昭祖及石魯以衆至攻取其貲產虜二女子以歸昭祖納其一賢石魯納其一皆以爲妾是時諸部不肯用條教昭祖耀武于青嶺白山入于蘇濱耶懶之地賢石魯佐之也其後別去至景祖時石魯之子劾孫舉部來歸居於安出虎水源胡凱山南胡凱山者所謂和陵之地是也歡都劾孫子世祖初襲節度使而跋黑以屬尊蓄異謀不可制諸部不肯受約束相繼爲變歡都入與謀議出臨戰陣未嘗去左右幹勒部人盃乃自景祖時與其兄弟俱居安出虎水之北及烏春作難盃乃將與烏春合間誘幹魯紺出水居人與之相結欲

先除去歡都會其家被火陰約隸人不歌東詭稱放火乃
歡都胡土二人使注都來謂世祖曰不歌東來告曰前日
之火歡都等縱之若不棄舊好其執縱火之人以來世祖
疑之石盧幹勒勃堇曰盃乃兄弟也豈以一二人之故而
與兄弟構怨乎彼自取之又將尤誰不如與之便歡都被
甲執戟而起曰彼爲亂之人也若取太師兄弟則亦與之
乎今取我輩我輩決不可往若必用戰當盡力致死穆宴
曰壯哉歡都以我所見正如此爾贈歡都以馬曰戰則乘
此衆皆稱善世祖乃往見盃乃隔鬘刺水而與之言曰不
歌東既告縱火由歡都等謹當如約當先遣不歌東來不

歌束至世祖於馬前殺之使孟乃見之既而聞之放火者
孟乃家人阿出胡山也孟乃欲開此釁故以誣歡都云臘
醅麻產與世祖遇于野鵲水日已曛惟從五六十騎歡都
入敵陣鏖擊之左右出入者數四世祖中創乃止烏春窩
謀罕據沽刺渾水世祖既許之降遂還軍於是騷臘勃董
富者撻懶觀勝負不助軍而騷臘撻懶先曾與臘醅麻產
合世祖欲因軍還而遂滅之馳馬前進撻懶者貞惠皇后
之弟也歡都下馬執轡而諫曰獨不念愛弟蒲陽溫與弟
婦乎世祖感其言遂止蒲陽溫者漢語公幼弟也世祖母
弟中穆宗最少故云然穆宗德歡都言後以撻懶女曷羅

晒妻其子谷神太祖追麻產歡都射中其首遂獲之遼人
命穆宗太祖辭不失歡都俱爲詳穩幹善幹脫以姑里甸
兵來歸使斜鉢勃堇撫定之蒲察部故石拔石等誘其衆
入城陷三百餘人歡都爲都統往治斜鉢失軍之狀盡解
斜鉢所將軍大破烏春窩謀罕於斜堆擒故石拔石初耶
悔水納喝部撒八之弟曰阿注阿與人爭部族官不得直
來歸穆宗阿注阿之甥曰三濱曰撒達辭不失破烏春窩
謀罕城獲三濱撒達并獲其母以爲次室撫其二子撒達
告阿注阿必爲變不信而殺之撒達臨刑歎曰後必知之
至是阿注阿果爲變因穆宗晨出獵斜率七八人操兵入

宅奪據寢門劫貞惠皇后及家人等歡都入見阿注阿曰
汝輩所謀之事奈何閨門眷屬豈足劫質徒使之驚恐耳
汝固識我盍以我爲質也再三言之阿注阿從之貞惠皇
后乃得解而質歡都而撒改辭不失使人告急于獵所穆
宗亦心動罷獵中途逢告者曰午至阿注阿謂穆宗曰可
使係案女直知名官僚相結送我兄弟親屬由咸州路入
遼國庫金廐馬與我勿惜歡都亦當送我至遼境然後還
而要穆宗盟穆宗皆從之遂執歡都及阿魯太寧阿魯不
太寧等七人以衣裾相結與阿注阿俱行至遼境乃釋歡
都歡都至濟州實黃龍府使人馳驛要遮阿注阿黨屬惟

縱其親人使去遂殺三瀆并其母具報於遼乞還阿注阿
遼人流之曷董城其後阿注阿懷思鄉土亡歸附于係業
女直因亂其官僚之室捕之不伏乃見殺穆宗襲位之初
諸父之子習烈斜鉢及諸兄有異言曰君相之位皆渠輩
爲之奈何歡都曰汝輩若紛爭則吾必不默默但已衆聞
之遂帖然自是不復有異言者歡都事四君出入四十年
征伐之際遇敵則先戰廣延大議多用其謀世祖嘗曰吾
有歡都則何事不成肅宗時委任冠於近僚穆宗嗣位凡
圖遼事皆專委之康宗以爲父叔舊人尤加敬禮多所補
益康宗十一年癸巳二月得疾避疾於米里每水薨年六

十三喪歸康宗親迓於路送至其家親視葬事天會十五年追贈儀同三司代國公明昌五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敏子谷神謀演谷神別有傳謀演當阿注阿之難從歡都代爲質後與宗峻俱侍太祖宗峻坐謀演上上怒命坐其下李董老李論拔合汝轄拔速三人爭千戶上曰汝輩能如歡都父子有勞於國者乎乃命謀演爲千戶三人者皆隸焉其眷顧如此天輔五年十二月卒天會十五年贈太子少傅

冶訶系出景祖居神隱水完顏部爲其部勃董與同部人把里勃董幹泝水蒲察部胡都化勃董廝都勃董泰神威

保水完顏部安團勃堇統八門水溫迪痕部活里蓋勃堇
俱來歸金之爲國自此益大肅宗拒桓赦已再失利世祖
命歡都治訶以本部謀克之兵助之治訶與歡都常在世
祖左右居則與謀議出則泣行陣未嘗不在其間天會十
五年贈銀青光祿大夫明昌五年贈特進謚忠濟與代國
公歡都特進劾者開府儀同三司盆納儀同三司拔達俱
配享世祖廟廷治訶子阿魯補骨被訛古乃散答散答子
蒲查

阿魯補治訶之子爲人魁偉多智略勇於戰未冠從軍下
咸州東京遼人來取海州從勃堇麻吉往援道遇重敵力

戰斬首千級從幹魯古攻豪懿州以十餘騎破敵七百進襲遼主阿魯補徇北地招降營帳二十四民戶數千時已下西京闕毋攻應州未下退營於州北十餘里夜遣阿魯補率兵四百伺敵城中果出兵三千來襲阿魯補道與之遇斬首百餘獲馬六十後遼兵三萬出馬邑之境以千兵擊之斬其將於陣天會初宋王宗望討張覺於平州聞應州有兵萬餘來援遣阿魯補與阿里帶迎擊之斬馘數千而還復從其兄虞劃率兵三千攻乾州虞劃道病卒代領其衆至乾州降其軍及營帳三千獲印四十與僕虺攻下義州宗望伐宋與郭藥師戰于白河宗望命阿魯補以二

謀克先登奮戰賞賚特異至汴破淮南援兵斬其二將大
軍退次孟陽姚平仲夜以重兵來襲阿魯補適當其中力
戰敗之既還聞大名開德合兵十餘萬來爭河至河上知
去敵尚遠乃以輕兵夜裝詰旦至衛縣遇敵斬首數千級
餘皆潰去師次邢州滹沱橋已焚阿魯補先以偏師營於
水上比軍至而橋成宗望嘉其功出真定庫物賞之爲長
勝軍千戶及再伐宋從宗望破敵於井陘遂下藥城師自
大名濟河阿魯補屯於洛州之境時康王留相州大名府
以兵來攻我營阿魯補乘夜以騎二百潛出其後反擊敗
之居數日敵復來蘇統制以兵二萬先至阿魯補乘其未

集以三百騎出戰大敗其衆生擒蘇統制殺之大軍既克
汴京攻洛州敗大名救兵遂下洛州從捷頓攻恩州還洛
人復叛阿魯補先至城下城中出兵來戰敗之執其守佐
遂與蒲魯權取信德軍梁王宗弼取開德阿魯補以步兵
五千赴之大名境內多盜命阿魯補留屯其地賊犯莘縣
聞阿魯補至即潰去追襲一晝夜至館陶及之皆俘以歸
從宗弼襲康王既渡淮阿魯補以兵四千留和州總齊江
淮間戍將以討未附郡縣遂攻下太平州聽其城廬州叛
以偏師討之敗其騎六千擒三校明日復破敵二萬於隰
縣斬首五百張永合步騎數萬來戰阿魯補兵止二千敵

圍之阿魯補潰圍力戰竟敗之追殺四十里獲馬三百而
還再攻廬州與迪古不敗敵萬衆於拓臯至廬州騎兵五
百出戰敗之斬其二校師還宗弼趨陝西道間大名復叛
遣阿魯補經畧之獨與譯者至城下招之大名果降翌日
下令民間兵器悉上送官於是吏民按堵如故爲大名開
德路都統齊國建阿魯補屯兵於汴城外天會十五年詔
廢齊國已執劉麟阿魯補先入汴京備變明年除歸德尹
割河南地與宋入爲燕京內省使宗弼復河南阿魯補先
濟河撫定諸都再爲歸德尹河南路都統宋兵來取河南
地宗弼召阿魯補與許州韓常潁州太臯陳州赤盞暉皆

會於汴阿魯補以敵在近獨不赴而宋將岳飛劉光世等果乘間襲取許穎陳三州旁郡皆響應其兵犯歸德者阿魯補連擊敗之後取亳州等州河南平阿魯補功最皇統五年爲行臺參知政事授世襲猛安兼合扎謀克改元帥右監軍婆速路統軍歸德軍節度使累階儀同三司其在汴時嘗取官舍材木構私第於恩州至是事覺法當議勲議親海陵嘗在軍中惡阿魯補詔曰若論勲勞更有過於此者況官至一品足以酬之國家立法貴賤一也豈以親貴而有異也遂論死年五十五阿魯補以將家子從征伐屢立功歷官有惠愛得民心及死人皆惜之大定三年贈

儀同三司詔以其子爲右衛將軍襲猛安及親管謀克賜銀五百兩重綵二十端絹三百匹

骨赧治訶子善騎射有材幹從討桓赧散遼烏春窩謀罕留可之叛皆有功從太祖伐遼骨赧從軍戰寧江州出河店破遼主親軍皆以力戰受賞襲其父謀克領秦王宗翰千戶攻下中西兩京宗翰伐宋圍太原未下宗翰還西京骨赧以右翼軍佐銀术可守太原是時汾州圍柏榆次嵐憲潞皆有兵來援骨赧凡四戰皆破之大軍圍汴骨赧引萬戶軍屢敗其援兵憲潞等州復叛骨赧引兵復取之并收撫保德火山而還後領軍鎮夏邊在職十二年天會八

年授世襲猛安天眷初爲天德軍節度使致仕累遷開府儀同三司卒年八十五子喜哥襲猛安加宣武將軍

訛古乃洽訶子姿質魁偉年十四隸秦王宗翰軍中常領兵行前爲偵候及大軍襲遼主訛古乃以甲騎六十追遼招討徒山獲之又以七騎追獲遼公主牙不里以獻有軍來爲遼援方臨陣中有躍馬而出者軍帥謂之曰爾能爲我取此乎訛古乃曰諾果生擒而還問其名曰同瓜蓋北部中之勇者也訛古乃善馳驛日能千里及伐宋屢遣將命以行天會八年從秦王在燕聞余睹反於西北秦王令訛古乃馳驛以往訛古乃黎明走天德及至日未曛也皇

統元年以功授寧遠大將軍豪刺唐古部節度使五年授
千戶六年遷西北路招討使九年再遷天德尹西南路招
討使天德二年召見四年遷臨洮尹加金紫光祿大夫卒
官年五十三

蒲查自上京梅堅河徙屯天德初爲元帥府札也使於四
方稱職按事能得其實領猛安皇統間除同知開遠軍節
度使斥候嚴整邊境無事正隆初爲中都路兵馬判官是
時京畿多盜蒲查捕得大盜四十餘人百姓稍安改安化
軍節度副使大定二年領行軍萬戶充邳州刺史知軍事
領本州萬戶管所屯九猛安軍昌武軍節度使山東副都

統撒改南征元帥府以蒲查行副統事入爲太子少詹事
再遷開遠軍節度使襲伯父骨赧猛安歷婆速路兵馬都
總管西北路招討使卒蒲查性廉潔忠直臨事能斷凡被
任使無不稱云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爲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爲之臣蓋金
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
爲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列傳第六

列傳第七

金史六十九

開禧司正趙國事兼前中書丞相膠 國領經筵講官脫脫 奉

勅修

太祖諸子

宗雋

本名說魯觀

宗傑

本名沒里野

宗強

本名阿魯

爽

本名阿鄰

可喜

阿瑣

宗敏

本名阿魯楠

元

太祖聖穆皇后生景宣帝豐王烏烈趙王宗傑光懿皇后
生遼王宗幹欽憲皇后生宋王宗望陳王宗雋潘王訛魯
宣獻皇后生睿宗幽王訛魯元妃烏古論氏生梁王宗

弼衛王宗強蜀王宗敏崇妃蕭氏生紀王習泥烈息王寧
吉莒王燕孫娘子獨奴可生鄴王幹忽宗幹宗望宗弼自
有傳

宗雋本名訛魯觀天會十四年爲東京留守天眷元年入
朝與左副元帥撻懶建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俄爲尚書
左丞相加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封陳王二年拜太保領
三省事進封充國王既而以謀反誅

宗傑本名沒里野天會五年薨天會十二年謚孝悼天眷
元年追封越王以其長子顥爲會寧王封鄧王後爲上京
留守再改燕京西京皇統三年薨子阿楞撻楞海陵爲相

將謀弑立構而殺之海陵篡立并殺宗傑妻大定間贈宗
傑太師進封趙王

宗強本名阿魯天眷元年封紀王三年代宗固爲燕京留
守封衛王太師皇統二年十月薨輟朝七日喪至上京上
親臨哭之慟仍親視喪事子阿鄰可喜阿瑣

爽本名阿鄰天德三年授世襲猛安正隆二年除橫海軍
節度使改安武軍留京師奉朝請海陵將伐宋嚴酒禁爽
坐與其弟阿瑣及從父兄京徒單貞會飲被杖下遷歸化
州刺史奪猛安未幾復除安武軍節度使海陵渡淮分遣
使者翦滅宗室爽憂懼不知所出會世宗即位東京宗室

璋推爽弟阿瑣行中都留守遣人報爽爽棄妻子來奔與弟忻州刺史可喜俱至中都東迎車駕至梁魚務入見世宗大悅即除殿前馬步軍都指揮使封溫王改秘書監毋憂尋起復遷太子太保進封壽王頃之世宗第五女蜀國公主下嫁唐括鼎賜宴神龍殿謂爽曰朕與卿兄弟在正隆時朝夕常懼不保豈意今日賴爾兄弟之福可以享安樂矣爽泣下頓首謝未幾判大宗正事太子太保如故爽有疾詔除其子符寶祗候思列爲忠順軍節度副使爽入謝上曰朕以卿疾使卿子遷官冀卿因喜而愈也思列年少未間政事卿訓以義方使有善可稱別加升擢爽疾少

間將從上如涼陁賜錢千萬進封英王轉太子太傅復世襲猛安進封榮王改太子太師顯宗長女鄴國公主下嫁烏古論誼賜宴慶和殿爽坐西向迎夕照面發赤似醉上問曰卿醉邪對曰未也臣面迎日色非酒紅也上悅顧羣臣曰此弟出言未嘗不實自小如此因謂顯宗兄弟曰汝等可以爲法以爽費用有關特賜錢一萬貫二十三年爽疾久不愈勅有司曰榮王告滿百日當給以王俸既薨上悼痛輟朝遣官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綃四百匹陪葬山陵親王百官送葬他日謂大臣曰榮王之葬朕以不果親送爲恨其見友愛如此

可喜以宗室子累官唐括部族節度使降忻州刺史海陵遣使殺之可喜聞世宗即位即棄州來歸與其兄歸化州刺史阿鄰會于中都是時弟阿瑣權中都留守事可喜謂阿鄰曰阿瑣愚戇恐不能撫治欲少留以助之阿鄰乃行可喜留中都聞世宗發東京乃迎見于麻吉鋪除兵部尚書佩金牌將兵往南京行至中都聞南京已定遂止可喜材武過人狠戾好亂自以太祖孫頗有異志世宗初至中都恠憊多事扈從諸軍未暇行賞或有怨言昭武大將軍幹論正隆末被詔佩金牌取河南兵四百人監完顏穀英軍于歸化次彰德會獨吉和尚持大定赦文至和尚使人

招之幹論不聽率兵來迎和尚亦以所將蒲輦兵列陣待之幹論兵皆不肯戰遂請降和尚邀之入相州收其甲兵置酒相勞幹論託腹疾不肯飲至夜已張燈時時出門與其心腹密謀欲就執和尚稍具弓矢和尚覺之佯爲不知使其從者迫而伺之幹論不得發上至中都近郊幹論上謁上亦撫慰之幹論自慊初無降志及河南統軍司馬史幹里朶爲人狡險意圖事幹論取兵于河南統軍使陟蒲訛里也幹里朶與俱來俱不自安同知延安尹李惟忠與熙宗弑逆構殺韓王亨世宗疎斥之同知中都留守璋初自領其職因而授之完顏布輝爲副統以罪解職居京師

於是可喜幹論李惟忠幹里朶璋布輝謀欲因扈從軍士
怨望作亂幹論曰押軍猛安沃窟刺必不違我惟忠曰惟
忠嘗爲神翼軍總管有兩銀牌尚在可以矯發內藏賞士
萬戶高松與我舊必見聽衆曰若得此軍舉事無難矣幹
論往約沃窟刺沃窟刺從之惟忠往說高松高松不聽語
在松傳大定二年正月甲戌上謁山陵可喜中道稱疾而
歸乙亥夜召幹論惟忠幹里朶璋布輝會其家沃窟刺以
兵赴之璋曰今不得高松軍事不可成矣可喜璋布輝乃
擒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詣有司自首既下詔獄可喜
不肯自言其始謀及與幹論面質然後款伏上念兄弟少

太祖孫惟數人在惻然傷之詔罪止可喜一身其兄弟子孫皆不緣坐遂誅幹論惟忠幹里朶沃窟刺等其沃窟刺下謀克士卒皆釋之除璋彰化軍節度使布輝濬州防禦使辛巳詔天下是日賜扈從萬戶銀百兩猛安五十兩謀克綃十匹甲士綃五匹錢六貫阿里喜以下賜各有差

阿瑣宗強之幼子也長身多力天德二年以宗室子授奉國上將軍累加金吾衛上將軍居於中都海陵伐宋以左衛將軍蒲察沙离只同知中都留守事佩金牌守管籥世宗即位東京阿瑣與璋率守城軍官烏林荅石家奴等入留守府殺沙离只府判抹撻撒离喝衆以阿瑣行留守事

璋自署同知留守事即遣謀克石家奴烏林荅愿蒲察蒲查大興少尹李天吉子磐等奉表東京大定二年授橫海軍節度使賜以名鷹詔曰卿方年少宜自戒慎留心政事改武定軍以毋憂去官起復興平軍節度使賜以襲衣廐馬遷廣寧尹坐贓一萬四千餘貫詔杖八十削兩階解職入見于常武殿上曰朕謂汝有才力使之臨民今汝在法當死朕以親親之故曲爲全貸當思自今戒懼勿復使惡聲達于朕聽改平涼濟南尹卒官年三十七上命有司致祭賻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絹四百匹

宗敏本名阿魯補天眷元年封邢王皇統三年爲東京留

守拜左副元帥兼會寧牧進拜都元帥兼判大宗正事再
進太保領三省事兼左副元帥領行臺尚書省事封曹國
王海陵謀弑立畏宗敏屬尊且材勇欲構誣以除之時熙
宗屢殺大臣宗敏憂之謂海陵曰主上喜殘殺而國家事
重柰何宗敏言時適左右無人海陵將以此爲指斥構害
之自念無證不可發乃止及弑熙宗使葛王召宗敏葛王
者世宗初封也宗敏聞海陵召疑懼不敢往葛王曰叔父
今不即往至明日如何與之相見宗敏入宮海陵欲殺之
尚猶豫以問左右烏帶曰彼太祖子也不殺之衆人必有
異議不如除之乃使僕散忽土殺之忽土刃擊宗敏宗敏

左右走避膚髮血肉狼藉遍地葛王見殺宗敏問於衆曰
國王何罪而死烏帶曰天許大事尚已行之此蟻蚩耳何
足道者天德三年海陵追封宗敏為大師進封爵妃蒲察
氏進國號封子撒合輦舒國公賜名褒進封王阿里罕封
密國公正隆六年契丹撒八反海陵遣使殺諸宗室阿里
罕遂見殺大定間詔復官爵

昨王元景宣皇帝宗峻子也本名常勝為北京留守弟查
刺為安武軍節度使皇統七年四月戊午左副點檢蒲察
阿虎特子尚主進禮物賜宴便殿熙宗被酒酌酒賜元元
不能飲上怒仗劍逼之元逃去命左丞宗憲召元宗憲與

元俱去上益怒是時戶部尚書宗禮在側使之跪手殺之
海陵與唐括辯謀廢立海陵曰若舉大事誰當立者海陵
意謂已乃太祖長房之孫當立而辯與秉德初意不在海
陵常勝乃熙宗之弟辯荅曰無胙王常勝乎海陵復問其
次辯曰鄧王子阿楞海陵曰阿楞屬疎由是海陵謂胙有
人望不除之將不得立故心忌常勝并阿楞是時阿楞方
爲奉國上將軍河南軍士孫進自稱皇弟按察大王熙宗
疑皇弟二字或在常勝也使特思鞬之無狀特思乃冀疑
海陵與唐括辯時時竊議告之悼后者海陵知熙宗有疑
常勝心因此可以除之謂熙宗曰孫進反有端不稱他人

乃稱皇弟大王陛下弟止有常勝查刺特思鞠不以實故
出之矣熙宗以爲然使唐括辯蕭肄按問特思特思自誣
服故出常勝罪於是乃殺常勝及其弟查刺并殺特思海
陵與此并擠阿楞殺之阿楞弟撻楞熙宗本無意殺之海
陵曰其兄既已伏誅其弟安得獨存又殺之熙宗以海陵
爲忠愈益任之而不知其詐也海陵篡立追封常勝查刺阿
楞官爵親臨葬所致祭大定十三年六月丁巳世宗召皇
太子諸王侍食于清輝殿曰或稱海陵多能何也海陵謫
詐睢盱殺人空虛天下三分之二太祖諸孫中惟胙王元
天性賢者也元子育本名合住大定二十七年自南京副

留守遷大宗正丞兼勸農副使上問宰臣曰合住為人如何平章政事襄叅政宗浩對曰為人清廉幹治上曰乃父亦然又曰蒲陽溫胙王元外若愚訥臨事明敏過人朕於兄弟間於元尤款密

贊曰太祖躬操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畧材識足以遂父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

列傳第七

列傳第八

金史七十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軍事尚書右丞和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奉

勅修

撒改

宗憲

本名阿順

習不失

宗亨

本名答不也

宗賢

本名賽里

石土門

忠

本名迪古乃

習室

思敬

本名撒改

撒改者景祖孫韓國公効者之長子世祖之兄子也効者於次最長景祖方計定諸部愛世祖膽勇材略及諸子長國俗當異宮居而命効者與世祖同邸効者專治家務世祖主外事世祖襲節度使越効孫而傳肅宗穆宗皆景祖

志也穆宗初襲位念効者長兄不得立遂命撒改爲國相
穆宗履藉父兄趾業鋤除強梗不服已者使撒改取馬紀
嶺道攻阿疎穆宗自將期阿疎城下會軍撒改行次阿不
塞水烏延部斜勒勃董來謁謂撒改曰聞國相將與太師
會軍阿疎城下此爲深入必取之策宜先撫定潺蠢星顯
之路落其黨附奪其民人然後合軍未晚也撒改從之攻
鈍恩城請濟師穆宗與之撒改遂攻下鈍恩城而與穆宗
來會阿疎城下鈍恩在南阿疎在北穆宗初遣撒改分道
即會攻阿疎聞其用斜勒計先取鈍恩城與初議不合頗
不然之及遼使來止勿攻阿疎然後深以先取鈍恩城爲

功也及以國相都統討留可詐都塢塔等軍而阿疎亡入于遼終不敢歸留可詐都塢塔鉅恩皆降康宗沒太祖稱都勃極烈與撒改分治諸部匹脫水以北太祖統之來流水人民撒改統之明年甲午嗣節度命方至遼主荒于遊畋政事怠廢太祖知遼可伐遂起兵九月與遼人戰于界上獲謝十大祖使告克于撒改賜以所獲謝十乘馬撒改及將士皆驩呼曰義兵始至遼界一戰而勝滅遼必自此始矣遣子宗翰及完顏希尹來賀捷因勸進太祖未之從也十月師克寧江州破遼師十萬于鴨子河師還十二月太宗及撒改辭不失率諸將復勸進收國元年正月朔太

太祖即位撒改行國相如故伐遼之計決於迪古廼贊成大計實自撒改啓之撒改自以宗室近屬且長房繼肅宗爲國相旣貴且重故身任大計贊成如此諸人莫之或先也太祖即位後羣臣奏事撒改等前跪上起泣止之曰今日成功皆諸君協助之力吾雖處大位未易改舊俗也撒改等感激再拜謝凡臣下宴集太祖嘗赴之主人拜上亦答拜天輔後始正君臣之禮焉七月太宗爲諳版勃極烈撒改國論勃極烈辭不失阿買勃極烈果國論吳勃極烈勃極烈女直之尊官也太祖自正位號凡半歲未聞有封拜太宗介弟優禮絕等果母弟之最幼者撒改辭不失以宗

室同封拜九月加國論胡魯勃極烈天輔五年薨太祖往弔乘白馬務額哭之慟及葬復親臨之賙以所御馬撒改爲人敦厚多智長于用人家居純儉好稼穡自始爲國相能馴服諸部訟獄得其情當時有言不見國相事何從決及舉兵伐遼撒改每以宗臣爲內外倚重不以戰多爲其功也天會十五年追封燕國王正隆降封陳國公大定三年改贈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忠毅十五年詔圖像于衍慶宮子宗翰宗憲宗翰別有傳

宗憲本名阿懶頒行女直字書年十六選入學太宗幸學宗憲與諸生俱謁宗憲進止恂雅太宗召至前令誦所習

語音清亮善應對侍臣奏曰此左副元帥宗翰弟也上嗟
賞久之兼通契丹漢字未冠從宗翰伐宋汴京破衆人爭
趨府庫取財物宗憲獨載圖書以歸朝廷議制度禮樂往
往因仍遼舊宗憲曰方今奄有遼宋當遠引前古因時制
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遼人制度哉希尹曰而意甚與
我合由是器重之捷懶宗雋唱議以齊地與宋宗憲廷爭
折之當時不用其言其後宗弼復取河南陝西地如宗憲
策以捕宗磐宗雋功授昭武大將軍修國史累官尚書左
丞熙宗從容謂之曰嚮以河南陝西地與宋人卿以爲不
當與今復取之是猶用卿言也卿識慮深遠自今以往其

盡言無隱宗憲拜謝遂攝門下侍郎初熙宗以疑似殺左丞相希尹久之察其無罪深閔惜之謂宗憲曰希尹有大功于國無罪而死朕將錄用其孫如之何宗憲對曰陛下深念希尹錄用其孫幸甚若不先明死者無罪生者何由得仕上曰卿言是也即日復希尹官爵用其孫守道爲應奉翰林文字皇統五年將肆赦議覃恩止及女直人宗憲奏曰莫非王臣慶幸豈可有間邪遂改其文使均被焉轉行臺平章政事天德初爲中京留守安武軍節度使封河內郡王改太原尹進封鉅鹿郡王正隆例奪王爵再遷震武武定軍節度使世宗即位遣使召之詔曰叔若能來宜

速至此若爲紃石烈志寧白彥敬所遏亦不煩叔憂宗憲
聞世宗即位先已棄官來歸與使者遇於中都遂見上于
小遼口除中都留守即遣赴任詔與元帥完顏穀英同議
軍事明年改西京留守八月改南京僕散忠義自行臺朝
京師宗憲攝行臺尚書省事召爲太子太師上謂宗憲曰
卿年老舊人更事多矣皇太子年尚少謹訓導之俄拜平
章政事太子太師如故詔以太祖實錄賜宗憲及平章政
事完顏元宜左丞紃石烈良弼判秘書監溫王奭各一本
移刺高山奴前爲寧州刺史以貪污免世宗以功臣子孫
宗族中無顯仕者以爲祕書少監是時母喪未除有司奏

其事宗憲曰高山奴傲狠貪墨不可致之左右世宗曰朕以其父祖有功耳既爲人如此豈可玷職位哉追還制命因顧右丞蘇保衡參政石琚曰此朕之過舉不可不改卿等當盡心以輔朕也有司言諸路猛安謀克怙其世襲多擾民請同流官以三十月爲考詔下尚書省議宗憲乃上議曰昔大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改爲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當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更擇賢者代之上從其議進拜右丞相大定六年薨年五十九上輟朝悼惜者久之命百官致奠賻銀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

習不失本作辭不失後定爲習不失昭祖之孫烏骨出之次子也初昭祖久無繼嗣與昭順皇后徙單氏禱於巫而生景祖及烏骨出烏骨出長而酗酒屢悖其母昭祖沒徒單氏與景祖謀而殺之部人怒欲害景祖徙單氏自以爲事而景祖乃得免習不失捷能左右射世祖襲節度肅宗與拒桓屢散達戰於幹魯紺出水已再失利世祖至軍吏士無人色世祖使習不失先陣於脫豁改原而身出搏戰敗其步軍習不失自陣後奮擊之敗其騎軍所乘馬中九矢不能馳遂步趨而出方戰其外兄烏葛名善射居敵騎中將射習不失熟視識之呼曰此小兒是汝一人之事

乎何為推鋒居前如此以弓弮繫馬首而去是役也習不失之功居多桓被散達既敗習不失馬棄陣中者亦自歸世祖嘗疑木甲孛里篤或與烏春等為變遣習不失單騎往觀孛里篤與忽魯置酒樓上以飲之習不失聞其私語昵昵若將執己者一躍下樓傍出藩籬之外棄馬而歸其勇趨如此孟乃約烏春舉兵世祖至蘇素海春與烏春遇肅宗前戰斜列習不失佐之束縕縱火煙焰蔽天大敗烏春執孟乃以歸太祖獲麻產獻馘于遼遼人賞功穆宗太祖歡都習不失皆為詳穩焉後與阿里金蓮幹帶俱佐撒改攻留可城下之太祖伐遼使領兵千人夾侍左右出河

店之役惟習不失之策與太祖合卒破十萬之師挫其軍鋒遂與太宗撒改等勸進收國元年七月與太宗撒改杲俱爲勃極烈習不失爲阿買勃極烈云天輔七年太宗與習不失居守鄆王昂違紀律失衆法當死於是遼人以燕京降宋人約歲幣三月世宗生習不失謂太宗曰兄弟骨肉以恩掩義寧屈法以全之令國家迭有大慶可減昂以無死若主上有真言以我爲說太宗然之遂杖昂以聞太祖每伐遼輒命習不失與太宗居守雖無方面功而倚任與撒改比侔矣是歲七月薨會太祖班師道病太宗奉迎謁見恐太祖感動而疾轉甚不敢以薨告太祖輒問曰阿

買勃極烈安在太宗給對曰今即至夫正隆二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大定三年進封金源郡王配饗太祖廟廷謚曰忠毅子鵠沙虎國初有功天會間爲真定留守子撻不也

宗亨本名撻不也性忠謹天輔初以宗室子充護衛撿宗磐宗雋有功加忠勇校尉遷昭信校尉尚廐局直長三年陞本局副使丁父憂時宗正官屬例以材選宗亨在選中遂起復爲淑溫特宗室將軍改會寧府少尹歷登州刺史改獻州刺史澤州定爲特滿羣牧使同知北京路轉運使改澤州定國軍節度使海陵庶人南伐以本職領武陽軍

都總管過淮世宗即位以手詔賜宗亨宗亨得詔即入朝
大定二年授右宣徽使未幾爲西北路兵馬都統以討契
丹賊右副元帥僕散忠義與窩斡遇于花道宗亨與左翼
萬戶蒲察世傑等以七謀克軍與之戰失利及窩斡敗其
黨括里扎八率衆南奔宗亨追及之扎八詐降宗亨信之
扎八詭曰括里遁願往邀宗亨聽其去大縱軍士取賊所
棄輿橐人畜多自有之括里扎八亡入于宋坐是降爲寧

州刺史

宗賢本名賽里習不失之孫也從都統杲取中京襲遼帝
于鴛鴦澤宗翰使撻懶襲耶律馬哥都統使蒲家奴及賽

里等以兵助之蒲家奴使賽里斜野裴滿胡撻達魯古斯
列耶律吳十等各率兵分行招諭獲遼留守迪越家人輜
重并降羣牧官木盧瓦得馬甚多使逐水草牧之賽里等
趨業迭遂以偏師深入敵邀擊之撒合戰沒蒲家奴至旺
國崖西賽里兵會之累官至左副點檢天眷二年方捕宗
雋賽里坐會飲其家奪官爵未幾復官皇統四年授世襲
謀克轉都點檢封幽國公拜平章政事進拜右丞相兼中
書令進拜太保左丞相監修國史罷為左副元帥無何復
為太保左丞相左副元帥如故進太師領三省事兼都元
帥監修國史出為南京留守領行臺尚書省事復為左副

元帥兼西京留守再爲太保領三省事復爲左丞相兼都
元帥賽里自護衛未十年位兼將相常感激思自効以報
朝廷雖於悼后爲母黨后專政大臣或因之以取進用賽
里未嘗附之皇太子濟安薨魏王道濟死熙宗未有嗣子
賽里勸熙宗選後宮以廣繼嗣不少顧忌於后后以此怨
之與海陵同在相位未嘗少肯假借海陵雖專而心憚賽
里外以屬尊加禮敬而內常忌之海陵知悼后怨賽里因
與后共力排出之賽里亦不以是少變胙王常勝死熙宗
納其妻宮中頃之殺悼后及妃數人將以常勝妻爲后未
果也及海陵弑熙宗詭以熙宗將議立后召諸王大臣賽

里聞召以爲信然將入宮謂人曰上必欲立常勝妻爲后
我當力爭之及被執猶以爲熙宗將立常勝妻而先殺之
也曰誰能爲我言者我死固不足惜獨念主上左右無助
耳遂遇害

石土門漢字一作神徒門耶懶路完顏部人世爲其部長
父直离海始祖弟保活里四世孫雖同宗屬不通問久
矣景祖時直离海使部人邈孫來請復通宗系景祖留邈
孫歲餘厚其饌廩飲食善遇之及還以幣帛數篚爲贈結
其厚意久之耶懶歲饑景祖與之馬牛爲助糴費使世祖
往致之會世祖有疾石土門日夕不離左右世祖疾愈辭

歸與握手爲別約它日無相忘石土門體貌魁偉勇敢善戰質直孝友彊記辯捷臨事果斷世祖襲位交好益深鄰部不悅遂合兵攻之石土門使弟阿斯邁率二百人南下拒敵敵兵千人已出其東據高泉石土門將五千人迎擊之敵將斡里本者勇士也出挑戰石土門射中其馬斡里本反射射中石土門腹石土門拔箭戰愈力阿斯邁與勇士七人步戰殺斡里本諸部兵遂敗石土門因招諭諸部使附於世祖世祖嘉之後伐烏春窩謀罕及鈍恩狄庫德等皆以所部從戰有功弟阿斯邁尋卒及終喪大會其族太祖率官屬往焉就以伐遼之議訪之方會祭有飛鳥自

東而西太祖射之矢貫左翼而墜石土門持至上前稱慶
曰烏爲人所甚惡今射獲之此吉兆也即以金版獻之後
以本部兵從擊高麗及伐遼功尤多王師攻下西京賜以
金牌其子蟬蠢從行上語之曰吾妃之妹白散者在遼俟
其獲當以爲汝婦竟如其言上之西征諸將皆從石土門
乃率善射者三百人來衛京師時太宗居守喜其至親出
迎勞繼聞黃龍府叛與睿宗討平之睿宗賜以奴婢五百
人師還賞資良渥至是卒年六十一正隆二年封金源郡
王子冒失思敬

完顏忠本名迪古乃字阿思魁石土門之弟太祖器重之

將舉兵伐遼而未決也欲與迪古乃計事於是宗翰宗幹完顏希尹皆從居數日少間太祖與迪古乃馮肩而語曰我此來豈徒然也有謀於汝汝爲我決之遼名爲大國其實空虛主驕而士怯戰陣無勇可取也吾欲舉兵扶義而西君以爲如何迪古乃曰以王公英武士衆樂爲用遼帝荒于畋獵政令無常易輿也太祖然之明年太祖伐遼使婆廬火來徵兵迪古乃以兵會師收國元年十二月上禦遼主兵次爻刺迪古乃與銀术哥守達魯古路二年與幹魯蒲察會幹魯古討高永昌破其兵東京降遂與幹魯古等禦耶律坦里敗之于蒺藜山拔顯州乾惠等州降天輔

二年與婁室俱入見上曰遼主近在中京而敢輒來各杖之三十太祖駐軍草濼迪古乃取奉聖州破其兵五千于鷄鳴山奉聖州降太祖入燕京迪古乃出德勝口以代石土門爲耶懶路都勃董二年以耶懶地薄斥鹵遷其部於蘇濱水仍以木質勒之田益之熙宗即位加太子太師十四年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薨天德二年迪古乃配饗太祖廟廷大定二年追封金源郡王

習室康宗時高麗築九城于曷懶甸習室從幹蹇軍太祖攻寧江州習室推鋒力戰授猛安後從斜也克中京龍襲遼主于鴛鴦濼略定山敗夏將李良輔兵與婁室俱獲遼帝

于余睹谷宗翰伐宋與銀朮可圍守太原明年攻襄垣下
潞城降西京至汴元帥府以懷孟北阻太行南瀕河控制
險要使習室統十二猛安軍鎮撫之於是殄平寇盜招集
流亡四境以安天會五年薨熙宗時贈持進大定間謚威
敏世宗思太祖太宗創業艱難求當時羣臣勲業最著者
圖像于衍慶宮遼王斜也金源郡王撒改遼王宗幹秦王
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習不失金源郡王幹
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婁室楚王宗雄魯王闍母金
源郡王銀朮可隋國公阿离合蘇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
公蒲家奴金源郡王撒离喝充國公劉彥宗特進幹魯古

齊國公韓企先并習室凡二十一人初海陵罷諸路萬戶
置蘇濱路節度使世宗時近臣奏請改蘇濱爲耶懶節度
使不忘舊功上曰蘇濱耶懶二水相距千里節度使治蘇
濱不必改石土門親管猛安子孫襲封者可改爲耶懶猛
安以示不忘其初

思敬本名撒改押懶河人金源郡王神土蕙之子辭不失
弟也初名思恭避顯宗諱改爲體貌雄偉美鬚髯純直有
材幹年十一從其父謁見太祖太祖在納鄰淀方獵因詔
從獵射黃羊獲之太祖賜以從馬宗翰自太原伐宋從其
兄習室攻太原宗翰取河南思敬從完顏活女涉渡河下

洛陽圍汴皆有功師還隸遼王宗幹麾下太宗幸東京溫
湯思敬權護衛押衛卒百人從行領謀克從征木虎麟有
功遂充護衛天眷二年以補宗磐宗雋功遷顯武將軍熙
宗捕魚混同江網索絕曹國王宗敏乘醉鞭馬入江手引
繫網大繩沉於水中熙宗呼左右救之倉卒莫有應者思
敬躍入水引宗敏出熙宗稱嘆賞賚甚厚擢右衛將軍襲
押懶路萬戶授世襲謀克七年召見賜以襲衣廐馬錢萬
貫及歸復遣使賜弓劍是年入爲工部尚書改殿前都點
檢無何爲吏部尚書天德初爲報諭宋國使宋人以舊例
請觀錢塘江潮思敬不觀曰我國東有巨海而江水有大

於錢塘者竟不往使還拜尚書右丞罷爲真定尹用廉封
河內郡王徙封鉅鹿丁母憂起復本官改益都尹正隆二
年例奪王爵改慶陽尹大定二年授西南路招討使封濟
國公兼天德軍節度使俄爲北路都統佩金牌及銀牌二
西北路招討使唐括孛古底副之將本路兵二千會孛古
底視地形衝要或于狗灤屯駐伺契丹賊出沒之地置守
禦遠斥候賊至則戰不以晝夜爲限詔孛古底曰爾兵少
思敬未至不得先戰僕散忠義敗窩斡於陷泉詔思敬選
新馬三千備追襲窩斡入于奚中思敬爲元帥右都監以
舊領軍入奚地張哥宅會大軍討之敗僞節度特末也獲

二百餘人賊降將稍合住與其黨神獨幹執窩幹并其母徐輦妻子弟姪家屬及金銀牌印詣思敬降思敬獻俘于京師賜金百兩銀千兩重綵四十端玉帶廐馬名鷹拜右副元帥經略南邊駐山東罷為北京留守復拜右副元帥仍經略山東初猛安謀克屯田山東各隨所受地土散處州縣世宗不欲猛安謀克與民戶雜處欲使相聚居之遣戶部郎中完顏讓往元帥府議之思敬與山東路總管徒單克寧議曰大軍方進伐宋宜以家屬權寓州縣量留軍衆以為備禦俟邊事寧息猛安謀克各使聚居則軍民俱便還奏上從之其後遂以猛安謀克自為保聚其田土與

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三年四月召還京師以爲北京
留守賜金鞍勒馬七年召爲平章政事先是省併猛安謀
克及海陵時無功授猛克者皆罷之失職者甚衆思敬請
量才用之上從其請思敬前爲真定尹其子取部民女爲
妾至是其兄乞離異其妾畏思敬在相位不敢去詔還其
家九年拜樞密使上䟽論五事其一女直人可依漢人以
文理選試其二契丹人可分隸女直猛安其三鹽滌官可
罷去其四與猛安同勾當副千戶官亦可罷其五親王府
官屬以文資官擬注教以女直語言文字上皆從之其後
女直人試進士夾谷衡尼庵古鑑徒單鑑完顏匡輩皆由

此致宰相實思敬啓之也久之上謂思敬曰朕欲修熙宗實錄卿嘗爲侍從必能記其事跡對曰熙宗時內外皆得人風雨時年穀豐盜賊息百姓安此其大槩也何必餘事上大悅世宗喜立事故其微諫如此大定十三年薨上輟朝親臨喪哭之慟曰舊臣也賻贈加厚葬禮悉從官給孫吾保木特大定二十四年除明威將軍授速濱路寶鄰山猛安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謀遠略爲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有子考無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

部而處子孫俱爲強宗而取遼之策卒定于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列傳第八卷

列傳第九

金史七十一

開禧三司桂國錄軍國重事司書丞丞相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管脫脫奉勅修

幹魯 幹魯古勃董 婆盧火

吾扎忽 閣母 宗叙 本名德壽

幹魯韓國公勅者第三子康宗初蘇濱水舍國部幹魯勅董及幹淮職德二部有異志幹帶治之幹賽幹魯爲之佐遂伐幹豁拔其城以歸高麗築九城於曷懶甸幹賽母疾病幹魯代將其兵者數月幹魯亦對築九城與高麗抗出則戰入則守幹賽用之卒城高麗收國二年四月詔幹魯

統諸軍與闍母蒲察迪古乃合咸州路都統幹魯古等伐高永昌詔曰永昌誘脅戍卒竊據一方直投其隙而取之耳此非有遠大計其亡可立而待也東京渤海人德我舊矣易爲招懷如其不從即議進討無事多殺高永昌渤海人在遼爲裨將以兵三千屯東京人覲口永昌見遼政日敗太祖起兵遼人不能支遂覬覦非常是時東京漢人與渤海人有怨而多殺渤海人永昌乃誘諸渤海并其戍卒入據東京旬月之間遠近響應有兵八千人遂僭稱帝改元隆基遼人討之久不能克永昌使槌不野杓合以幣求救於太祖且曰願併力以取遼太祖使胡沙補往諭之曰

同力取遼固可東京近地汝輒據之以借大號可乎若能
歸款當處以王爵仍遣係遼籍女直胡突古來高永昌使
撻不野與胡沙補胡突古偕來而永昌表辭不遜且請還
所俘渤海人太祖留胡突古不遣遣大藥師奴與撻不野
往招諭之幹魯方趨東京遼兵六萬來攻照散城阿徒罕
勃董烏論石準與戰於益褪之地大破之五月幹魯與遼
軍遇於瀋州敗之進攻瀋州取之永昌聞取瀋州大懼使
家奴鐸刺以金印一銀牌五十來願去名號稱藩幹魯使
胡沙補撒八往報之會渤海高禎降言永昌非真降者特
以緩師耳幹魯進兵永昌遂殺胡沙補等率衆來拒遇于

沃里活水我軍旣濟永昌之軍不戰而却遂北至東京城
下明日永昌盡率其衆來戰復大敗之遂以五千騎奔長
松島初太祖下寧江州獲東京渤海人皆釋之往往中道
亡去諸將請殺之太祖曰旣以克敵下城何爲多殺昔先
太師嘗破敵獲百餘人釋之皆亡去旣而往往招其部人
來降今此輩亡後日當有効用者至是東京人恩勝奴仙
哥等執永昌妻子以城降即寧江州所釋東京渤海人也
先太師蓋謂世祖云未幾捷不野執永昌及鐸刺以獻皆
殺之於是遼之南路係籍女直及東京州縣盡降以幹魯
爲南路都統迭勃極烈留烏蠢知東京事詔除遼法省賦

稅置猛安謀克一如本朝之制九月幹魯上謁于婆魯買水上慰勞之辛亥幸幹魯第張宴官屬皆預賜賚有差燭俛水部實里古達殺酬幹僕忽得幹魯分胡刺古烏蠹之兵計之酬幹宗室子魁偉善戰年十五隸軍中多見任用以兵五百敗室韋獲其民衆及招降燭俛水部以功爲謀克僕忽得初事撒改從討蕭海里降燭俛水部領行軍千戶從破黃龍府戰達魯古城皆有功其破寧江州渤海乙塞補叛去僕忽得追復之至是與酬幹同被害幹魯至石里罕河實里古達遜去追及于合撻刺山誅其首惡四人撫定餘衆詔曰汝討平叛亂不勞師衆朕甚嘉之酬幹等

死於國事聞其尸棄于河俟水釋必求以葬其民可三百
戶爲一謀克以衆所推服者領之仍以其子弟等爲質幹
魯乃還天眷中酬幹贈奉國上將軍僕忽得贈昭義大將
軍幹魯從都統襲遼主遼主西走西京已降復叛敵據城
西浮圖下射攻城者幹魯與鵠巴魯攻浮圖奪之復以精
銳乘浮圖下射城中遂破西京夏國王使李仁輔將兵三
萬來救遼次于天德之境宴室與幹魯合軍擊敗之追至
野谷殺數千人夏人渡澗水水暴至漂溺者不可勝計遼
主在陰山青塚之間幹魯爲西南路都統往襲之使勃刺
淑撒曷蕤以兵二百襲遼權六院司喝离質於白水濼獲

之遼主留輜重於青塚領兵一萬往應州遣照里背荅各率兵邀之宗望奄至遼主營盡得其妻子宗族得其傳國璽韓魯使使奏捷曰賴陛下威靈屢敗敵兵遼主無歸勢必來降已嚴戒鄰境毋納宋人合饋軍糧令銀朮可往代州受之詔徧諭有功將士俟朕至彼當次第推賞遼主戚屬勿去其輿帳善撫存之遼主伶俜去國懷悲負恥恐隕其命孽雖自作而嘗居大位深所不忍如招之肯來以其宗族付之已遣楊璞徵糧於宋銀朮可不須往矣遼趙王習泥烈及諸官吏並釋其罪且撫慰之太祖還京師宗翰爲西北西南兩路都統韓魯及蒲家奴副之宗翰朝京師

詔以夏人言宋侵略新割地以便宜決之幹魯奏曰夏人不盡歸戶口資帑又以宋人侵賜地求援兵宋之邊臣將取所賜夏人疆土蓋有異圖詔曰夏人屢求援兵者或不欲歸我戶口沮吾追襲遼主事也宋人敢言自取疆土于夏誠有異圖宜謹守備盡索在夏戶口通聞兩國事審處之幹魯復請弗割山西與宋則遼主不能與宋郭藥師交通復詔曰宗翰請毋與宋山西地卿復及此疆場之事當慎毋忽及宗翰等伐宋幹魯行西南西北兩路都統事天會五年薨皇統五年追封鄭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子撒八銀青光祿大夫子賽里

幹魯古勃堇宗室子也太祖伐遼使幹魯古何魯撫諭幹
忽急賽兩路係遼女直與遼節度使撻不也戰敗之斬撻
不也酷輦嶺阿魯臺罕等十四太寧皆降幹忽急賽兩路
亦降與遼都統實婁戰于咸州西敗之斬實婁于陣與婁
室克咸州陟滿忽吐以所部降于幹魯古鄰部戶七千亦
來歸遂與遼將喝補戰破其軍數萬人太祖嘉之以爲咸
州軍帥幹魯古伐高永昌于東京幹魯古以咸州軍佐之遼
秦晉國王耶律捏里來伐迪古乃婁室婆盧火等將二萬
衆合幹魯古咸州兵往擊之胡突古嘗叛入于遼居于東
京高永昌據東京太祖索之以歸幹魯古伐永昌以便宜

署胡突古爲千戶散都魯訛魯補皆無功亦以便宜除官
及以便宜解權謀克斛拔魯黃哥達及保等職皆非其罪
太祖聞之盡復斛拔魯等謀克胡突古等皆罷去太祖聞
幹魯古軍中往往鬪馬而官馬多匿於私家遂檢括之耶
律捏里佛頂遺幹魯古書請和幹魯古以捏里書并所答
書來上且請曰復有書問宜如何報之詔曰若彼再來請
和汝當以阿疎等叛亡索而不獲至於交兵我行人賽刺
亦不遣還若歸賽刺及送阿疎等則和好之議方敢奏聞
仍恐議和非實無失備禦耶律捏里軍蒞藜山幹魯古以
兵一萬戍東京太祖使迪古乃隻室復以兵一萬益之詔

曰遼主失道肆命徂征惟爾將士當體朕意拒命者討之
服者撫安之母貪俘掠毋肆殺戮所賜捏里詔書可傳致
也詔捏里曰汝等誠欲請和當廢黜昏主擇立賢者副朕
弔伐之意然後可議和約不然當盡并爾國其審圖之捏
里復書幹魯古云降去人痕孛見還則當送阿疎等上曰
痕孛等乃交兵之後來降阿疎則平日以罪亡去其事特
異復詔捏里令此月十三日送阿疎至顯州各遣重臣議
疆場事幹魯古等攻顯州知東京事完顏幹論以兵來會
即以兵三千先渡遼水得降戶千餘遂薄顯州郭藥師乘
夜來襲幹論擊走之幹魯古等遂與捏里等戰于蒺藜山

大敗遼兵追北至阿里真破獲佛頂家屬遂圍顯州攻其城西南軍士神篤踰城先入燒其佛寺煙焰撲人守陴者不能立諸軍乘之遂拔顯州於是乾懿豪徽成川惠等州皆降乾州後爲閭陽縣遼諸陵多在此禁無所犯徙成川州人于同銀二州居之捏里再以書來請和幹魯古承前詔以阿疎爲言答之駐軍顯州以聽命賜幹魯古等馬十匹詔曰汝等力摧大敵攻下諸城朕甚嘉之遼主未獲人心易搖不可恃戰勝而失備禦遼雙州節度使張崇降幹魯古以便宣命復其職仍令世襲幹魯古久在咸州多立功亦多自恣効里保雙古等告幹魯古不法事遼帝在中

京可追襲而不追襲咸州糧草豐足而奏數不以實攻顯
州獲生口財畜多自取捏里孛刺束等亦告孛董營葛麻
吉窩論赤閏阿刺本乙刺等多取生口財畜遂以闊哥代
爲咸州路都統闊哥亦宗室子也旣代幹魯古治咸州初
迪古乃婁室奏攻顯州新降附之民可遷其曷者于咸州
路其貧者徙內地於是詔使闊哥擇其才可幹事者授之
謀克其豪右誠心歸附者擬爲猛安錄其姓名以聞饑貧
之民官賑給之而使闊母爲其副統去久之遼通棋雙遼
四州之民八百餘家詣咸州都統降上曰遼人賦歛無度
民不堪命相率求生不可使失望分置諸部擇善地以處

之太祖召斡魯古自問之斡魯古引伏闕哥斡窩論等詔
降斡魯古爲謀克而禁錮窩論等天輔六年討賊于牛心
山道病卒天眷中贈特進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大定
十五年謚莊翼

婆盧火安帝五代孫太祖伐遼使婆盧火徵迪古乃兵失
期杖之後與渾黜以四千人往助婁室銀术哥攻黃龍府
辭勒罕轍字得兄弟直額里部人嘗寇耶懶路穆宗遣婆
盧火討之至阿里門河辭勒罕僞降遂略馬畜三百而去
復元勒部掠二十五寨太祖復使婆盧火討之婆盧火渡
蘇袞河招降旁近諸部因籍丁壯爲軍至特勝吳水轍字

得僞降復叛去執而殺之婆盧火至特鄰城圍之辭勒罕
遜去婆盧火破其城執其妻子辭勒罕遂降曰我之馬牛
財貨盡矣何以爲生婆盧火與之馬十匹直顯里部產良
馬太祖使紇石烈阿習罕掌其畜牧婆盧火及子婆速俱
爲謀克天輔五年摘取諸路猛安中萬餘家屯田于泰州
婆盧火爲都統賜耕牛五十婆盧火舊居按出虎水自是
徙居泰州而遣拾得查端阿里徒歡奚撻罕等俱徙焉唯
族子撒剌喝嘗爲世祖養子獨得不徙太祖取燕京婆盧
火爲右翼兵出居庸關大敗遼兵遂取居庸蕭妃遜去都
監高六等來送款乞降習古乃追蕭妃至古北口蕭妃已

過三日不及而還上令婆盧火胡實賚率輕騎追之蒲妃
已遠去獲其從官統軍察刺宣徽查刺并其家族及銀牌
二印十有一及迭刺叛婆盧火石古乃討平之其羣官率
衆降者就使領其所部太宗以空名宣頭及銀牌給之同
時有婆盧火者婁室平陝西婆盧火繩果監戰後爲平陽
尹西南路招討使終於慶陽尹泰州婆盧火守邊屢有功
太宗賜衣一襲并賜其子剖叔八年以甲冑賜所部諸謀
克天會十三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天眷元年駐烏骨
迪烈地薨贈開府儀同三司謚剛毅子剖叔襲猛安天眷
二年爲泰州副都統子幹帶廣威將軍婆速官特進子吾

扎忽

吾扎忽善騎射年二十以本班祗候郎君都管從征伐有功授修武校尉皇統二年權領泰州軍平陝西至涇州大破宋兵於馬西鎮超遷寧遠大將軍襲猛安復以本部軍從宗弼權都統正隆末從海陵伐宋契丹反與德昌軍節度使移室蕙同討契丹許以便宜從事大定初除咸平尹駐軍泰州俄改臨潢尹攝元帥左都監與廣寧尹僕散渾坦俱從元帥右都監神土薊解臨潢之圍契丹引衆東行吾扎忽追及于密歷山押軍猛安契丹忽剌叔以所部助敵攻官軍官軍失利泰川節度使烏里雅來救未至臨潢

與敵遇烏里雅敗僅以數騎脫歸敵攻泰州其勢大振城中震駭將士不敢出戰敵四面登城押軍猛安烏古孫阿里補率軍士數人持鎗刀循城應敵力戰斫刈甚衆敵乃退泰州得完吾扎忽迺使謀克蒲盧渾徙百姓旁邑及險阨之地以俟大軍明年聚甲士萬三千於濟州會元帥謀衍敗窩幹於長樂戰霧霧河戰陷泉皆有功改胡里改節度使卒吾扎忽性聰敏有才智善用軍常出敵之不意故能以寡敵衆而所往無不克號爲鶻軍云

闡母世祖第十一子太祖異母弟也高永昌據東京幹魯往伐之闡母等爲之佐已克瀋州城中出奔者闡母邀擊

殆盡與永昌隔沃里活水衆遇淖不敢進闍母以所部先
濟諸軍畢濟軍東京城下城中人出城來戰闍母破之于
首山殲其衆獲馬五百匹及幹魯古以罪去咸州闍母代
之於是闍母爲咸州路副統遼議和久不成太祖進兵詔
咸州路都統司令斜葛留兵一千鎮守闍母以餘兵會于
渾河太祖攻上京實臨潢府諭之不下遼人恃儲蓄自固
上親臨陣闍母以衆先登克其外城留守撻不野率衆出
降都統杲兵至中京闍母自城西沿土河以進城中兵尚
餘三千皆不能守遂克之宗翰等攻西京闍母妻室等於
城東爲木洞以捍蔽矢石於北隅以芻茭塞其隍城中出

兵萬餘將燒之溫迪罕蒲匱率衆力戰執旗者被剗蒲匱
自執旗奮擊却之又爲四輪革車高出於堞闍母與麾下
乘車先登諸軍繼之遂克西京與遼步騎五千戰于朔州
之境斬首三百級復敗遼騎三百于河陰遼兵五千屯于
馬邑縣南復擊破之隳其營壘盡得其車馬器械遼兵三
萬列營于西京之西闍母以三千擊之闍母使士卒皆去
馬陣於溝塹之間曰以一擊十不致之死地不可使戰也
謂衆曰若不勝敵不可以求生於是人皆殊死戰遼兵遂
敗追至其營而止明日復敗其兵七百餘人興中府宜州
復叛闍母討之并下詔招諭詔闍母曰遼之土地皆爲我

有彼雖復叛終皆吾民可縱其耕稼毋得侵掠勃萊蒙刮
斜鉢吾獲等獲契卅九斤與中平閻母爲南路都統討回
离保詔曰回离保以烏合之衆保據險阻其勢必將自斃
若彼不出掠毋庸攻討耶律奧古哲等殺回离保于景
之間其衆遂潰張覓據平州叛入于宋閻母自錦州往討
之覺將以兵脅遷來潤濕四州之民閻母至潤州擊走張
覓軍遂北至榆關遣倖持書招之復敗覓兵於營州東北
欲乘勝進取南京時方暑雨退屯海孺溪水草休息使僕
虺蒙刮兩猛安屯潤州制未降川縣不得與覓交通九月
閻母破覓將王孝古於新安敗覓軍於棲峯口復與覓戰

於免耳山閣母大敗太宗使宗望問閣母敗軍之狀宗望
遂以閣母軍討覓及宗望破張覓太宗乃赦閣母召宗望
赴闕閣母連破僞都統張敦固遂克南京執敦固殺之上
遣使迎勞之詔曰聞下南京撫定兵民甚善諸軍之賞娣
差等以給之又詔曰南京疆場如舊屯兵以鎮之命有司
運米五萬石于廣寧給南京潤州戍卒遂下邳州援又不
山殺其節度使韓慶民得糧五千石詔以南路歲餼許田
獵安後宋童貫郭藥師治兵閣母輒因降人知之即具奏
語在宋事中而宗翰宗杲皆請伐宋於是閣母副宗望伐
宋宗望以閣母屬尊先皇帝任使有功請以爲都統已監

戰事於是闍母爲都統掃喝副之敗郭藥師兵于白河遂降燕山以先鋒渡河圍汴宋人請盟將士分屯于安肅雄霸廣信之境宗望還山西闍母與劉彥宗留燕京節制諸軍八月復伐宋大軍克汴州諸軍屯于城上城中諸軍潰而西出者十三萬人闍母撻懶分擊大敗之師還闍母爲元帥左都監攻河間下之大破敵兵萬餘於莫州宗輔爲右副元帥徇地淄青闍母與宗弼分兵破山谷諸屯宋李成兵圍淄州烏林荅泰欲破之闍母克濰州迪古補木烈速連破趙子昉等兵至于河上烏林荅泰欲破敵于靈城鎮及議伐康王闍母欲先定河北然後進討太宗乃酌取

羣議之中使妻室取陝西宗翰宗輔南伐天會六年薨年四十熙宗時追封吳國王天德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正隆改封譚王
大定二年徙封魯王諡莊襄子宗叙

宗叙本名德壽閣母第四子也奇偉有志喜談兵天德三年充護衛授武義將軍明年授世襲謀克擢御院通進遷翰林待制兼修起居注轉國子司業兼左補闕正隆幼轉符寶郎在宮職凡五年皆帶劔押領宿衛遷太宗正丞以母憂去官以本官起復未幾遷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改左驍騎都指揮使明年海陵幸南京宗叙至汴奚丹撒八反宗叙為咸平尹兼本路兵馬都總管以甲仗四千付之許以

便宜宗叙出松亭關取牛遁于廣寧聞世宗即位將歸之
廣寧尹按荅海弟燕京勸宗叙乃還與中白彥敬紇石烈
志寧使宗叙奉表降宗叙見世宗於梁魚務授寧昌軍節
度使明年二月契丹攻寧昌宗叙止有女直渤海騎兵三
十漢兵百二十人自將擊之遇賊千餘騎漢兵皆散走宗
叙與女直渤海三十騎盡銳力戰身被二創所乘馬中箭
而仆遂爲所執居百餘日會賊中有臨潢民移刺阿塔等
盜馬授之得脫歸宗叙陷賊久盡得其虛實見元帥完顏
謀衍平章政事完顏元宜謂之曰賊衆烏合無紀律破之
易耳於是帥府欲授軍職宗叙見謀衍貪鹵掠失事幾欲

歸白上不肯受職曰我有機密須面奏是夕乃遁去至廣
寧矯取驛馬馳至京師而帥府先事以聞上遣中使詰之
曰汝爲節度不度衆寡戰敗被獲幸得脫歸乃拒帥府命
輒自乘傳赴都朕姑置汝罪可速還軍併力破賊宗叙附
奏曰臣非辭難者事須面奏不得不來遂召入乃條奏賊
中虛實及諸軍進退不合事機狀詔大臣議皆以其言爲
然是時已詔僕散忠義代謀衍爲元帥進計於是拜宗叙
爲兵部尚書以本職領左翼都統率宗寧烏延查剌烏林
荅剌撒兵各千人號三萬佐忠義軍至花道遇賊與戰右
翼都統宗亨先敗走忠義亦引却宗叙勒本部遮擊之麾

帳下士三百捨馬步戰賊不得逞大軍整列復至合勢擊之賊遂敗去而元帥右監軍紇石烈志寧率軍至追及窩幹於陷泉大破之復與志寧及徒單克寧追至七渡河復大敗之元帥忠義遂留宗叙自從賊平入爲右宣徽使宋兵據海州將謀深入詔以宗叙爲元帥右監軍往禦之宗叙駐山東分兵據守要害敵不得西尋奉詔與左副元帥紇石烈志寧參議軍事四年宗叙入朝奏曰暑月在近頓兵邊陲飛輓頗艱乞俟秋涼進發上從其請及還軍授以成筭賜襲衣弓矢九月渡淮宗叙出唐鄧比至襄陽屢戰皆捷明年宋人請和軍還除河南路統軍使河決李固渡

分流曹單之間詔遣都水監梁肅視河決宗叙言河道填淤不受水故有決溢之患今欲河復故道卒難成功幸而可塞它日不免決溢山東非曹單比也沿河數州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爲邊患梁肅亦請聽兩河分流以殺水勢遂止不塞十年召至京帥拜參知政事上曰卿奏黃河利害甚合朕意朕念百姓差調官吏爲姦率斂星火所費倍蓰委積經年腐朽不可復用若此等類百孔千瘡百姓何以堪之卿參朝政擇利而行以副朕心及與上論南邊事宗叙曰南人遣諜來多得我事情我遣諜人多不得其實蓋彼以厚賞故也上曰彼以厚利資諜

人徒費其財何能爲也十一年奉詔巡邊六月至軍中將
戰有疾詔以右丞相紇石烈志寧代宗叙還七月病甚遺
表朝政得失及邊防利害力疾使其子上之薨年四十六
上見其遺表傷悼不已輟朝遣宣徽使敬嗣暉致祭賻銀
千兩綵四十端絹四百匹上謂宰臣曰宗叙勤勞國家他
人不能及也初宗叙嘗請募貧民戍邊屯田給以廩粟既
貧者無艱食之患而富家免更代之勞得專農業上善其
言而未行也十七年上謂宰臣曰戍邊之卒歲冒寒暑往
來番休以馬牛往戍往往皆死且奪其農時敗其生業朕
甚閔之朕欲使百姓安于田里而邊圉彊固卿等何術可

以致此左丞相良弼曰邊地不堪耕種不能久戍所以番
代耳上曰卿等以此急務爲末事耶往歲叅政宗叙嘗爲
朕言此事若宗叙可謂盡心於國者矣今以兩路招討司
烏古里石壘部族臨潢秦州等路分置堡戍詳定以聞朕
將親覽上追念宗叙聞其子孫家用不給詔賜錢三千貫
明昌五年郵亭世宗廟廷

列傳第九

傳同三司上柱國錄事省前書省右丞相領 經筵事

奉

川
修

修

婁室

活女

謀衍

仲

本名石古乃

海里

銀术可

穀英

本名撻懶

麻吉

子沃側

拔里速

習古廼

婁室字幹里衍完顏部人年二十一代父白荅為七水諸

部長太祖克寧江州使婁室招諭係遼籍女直遂降移斂

益海路太彎照撒等敗遼兵于婆刺趕山復敗遼兵擒兩

列傳

將軍既而益改捺末懶兩路皆降進兵咸州克之諸部相繼來降獲遼北女直係籍之戶遼都統耶律訛里朶以二十餘萬衆來戍遼太祖趨達魯古城次寧江州西召婁室婁室見上于軍中上見婁室馬多疲乏以三百給之使隸左翼宗翰軍與銀朮可縱兵衝其中堅凡九陷陣皆力戰而出復與銀朮可戍遼及九百奚營等部來降則與銀朮可攻黃龍府上使完顏渾默婆盧火石古乃以兵四千助之敗遼兵萬餘于白馬濼宗雄等下金山縣使婁室分兵二千招沿山逃散之人耶律捏里軍蒞藜山幹魯古婁室等破之遂取顯州太祖取黃龍府婁室請曰黃龍一都會

且僻遠苟有變則鄰郡相扇而起請以所部屯守太祖然之仍合諸路謀克命婁室為萬戶守黃龍府進都統從果取中京與希尹等襲走迪六和尚雅里斯等敗奚王霞末降奚部西節度訛里剌遼主自鴛鴦濼西走婁室等追至白水濼獲其內庫寶物婁室遂與閣母攻破西京復與閣母至天德雲內寧邊東勝其官吏皆降獲阿疎夏人救遼兵次天德婁室使突撚補擲以騎二百為候兵夏人敗之幾盡阿土罕復以二百騎往遇伏兵獨阿土罕脫歸時又兩諸將欲且休息婁室曰彼再破吾騎兵我若不復往彼將以我怯即來攻我矣乃選千騎與習失拔离速往幹魯

壯其言從之婁室遲明出陵野嶺留拔禽連以兵二百據險守之獲生口問之其帥李良輔也將至野登高望之夏人恃衆而不整方濟水為陣乃使人報幹魯婁室分軍為三迭出迭入進退轉戰三十里過宜水幹魯軍亦至合擊敗之遼都統大石犯奉聖州壁龍門東二十五里婁室照里馬和尚等以兵取之生獲大石其衆遂降遼闡里刺守奉聖州棄城遯去後與宗望追遼帝婁室蒲察以二十騎候敵敗其軍三千人于三山有千人將趨奉聖州蒲察復敗之擒其主帥而還夏人屯兵於可敦館宗翰遣婁室成朔州築城於霸德山西南二十里遂破朔州西山兵二萬

擒其帥趙公直其後復襲遼帝于余都谷獲之賜鐵券惟
死罪乃笞之餘罪不問銀木可圍太原宋統制劉臻救太
原率衆十萬出壽陽婁室擊破之繼敗宋兵數千於榆次
宋張灝軍出汾州拔离速擊走之灝復營文水婁室與突
葛速拔离速與戰灝大敗宗翰定太原婁室取汾石二州
及其屬縣溫泉方山離石蒲察降壽陽取平定軍及樂平
復招降遼州及榆社遼山和順諸縣宗翰趨汴州使婁室
等自平陽道先趨河南曰若至澤州與賽里婆盧火習失
遇當與俱進習失之前軍三謀合敗宋兵三千于襄垣遇
伏兵二千又敗之撒刺答破天井關復破步兵於孔子廟

南遂降河陽婁室軍至既渡河遂薄西京城中兵來拒戰習失逆擊敗之西京降婁室取偃師永安軍鞏縣降撒剌荅敗宋兵於汜水於是滎陽滎澤鄭州中牟相次皆降宗翰已與宗望會軍于汴使婁室率師趨陝津攻河東郡縣之未下者阿离土罕敗敵于河上撒按敗敵于陝城下鵠沙虎降虢州守陴卒三百人遂克陝府習古乃桑袞破陝之散卒于平陸西北活女別破敵於平陸婁室破蒲解之軍二萬盡覆之安邑解州皆降遂克河中府降絳慈隰石等州宗翰往洛陽使婁室取陝西敗宋將范致虛軍下同華二州克京兆府獲宋制置使傅亮遂克鳳翔阿隣等破

宋大兵於河中幹魯破宋劉光烈軍於馮翊訛特刺桑衮
敗敵於渭水遂取下邽宗翰會宗輔伐康王命婁室蒲察
專事陝西以婆盧火繩果監戰繩果等遇敵於蒲城及同
州皆破之婁室蒲察克丹州破臨真進克延安府遂降綏
德軍及靜邊懷遠等城寨十六復破青澗城宋安撫使折
可求以麟府豐三州及堡寨九降于婁室晉寧所部九寨
皆降而晉寧軍久不下婁室欲去之賽里不可曰此與夏
鄰且生他變城中無井日取河水以為飲乃決渠于東泄
其水城中遂困李位石乙啓郭門降諸將率兵入城守將
徐徽言據子城戰三日衆潰徽言出奔獲之使之拜不聽

臨之以兵不為動繫之軍中使先降者諭之使降徽言大罵與統制孫昂皆不屈乃并殺之遂降定安堡渭平寨及鄜坊二州於是婁室婆廬火守延安折可求屯綏德蒲察還守蒲州延安鄜坊州皆殘破人民存者無幾婁室置官府輯安之別將幹論降建昌軍京兆府叛婁室復討平之遂與阿盧補謀里也至三原訛哥金阿骨欲擊淳化兵敗之婁室攻乾州已築甬道列礮具而州降遂進兵克邠州軍于京兆陝西城邑已降定者輒復叛於是睿宗以右副元帥總陝西征伐時婁室已有疾睿宗與張浚戰于富平宗弼左翼軍已却婁室以右翼力戰軍勢復振張浚軍遂

敗睿宗曰力疾鏖戰以徇王事遂破巨敵雖古名將何以加也以所用犀玉金銀器及甲冑并馬七匹與之天會八年薨十三年贈泰寧軍節度使兼侍中加太子太師皇統元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華王以正隆例改贈金源郡王配享太宗廟庭謚莊義子活女謀衍石古乃

活女年十七從攻寧江州力戰創甚扶出陣間太祖憑高望見問之知是婁室子親撫慰賜藥歎曰此兒他日必為名將其攻濟州敗敵八千與敵遇于信州移刺本陷于陣活女力戰出之敵遂北敗耶律佛頂等兵于潘州及宗翰以兵襲奚王霞末活女以兵三百敗敵二千從攻乙室部

敗之破其二營迭剌部族叛率二謀克突入大破之活女
常從婁室圍太原宋將种師中以兵十萬來援活女擊敗
之大軍至河無船不得渡婁室遣活女循水上下活女率
軍三百自孟津而下度其可渡遂引軍以濟大軍於是皆
繼之宋將郭京出兵數萬趨婁室營活女從旁奮擊敵亂
遂破之師還破敵於平陸渡得其船以濟又以兵破敵於
張店原時屯留大平翼城皆有重敵並破之又分兵取陝
西蒲州降留活女鎮之攻鳳翔活女先登睿宗定陝西活
女為都統進攻涇州敗其兵王開山以兵拒歸路邀戰再
擊再敗之遂降京兆鳳翔諸縣婁室薨襲合扎猛安代為

黃龍府路萬戶天眷三年為元帥右都監遷左監軍元帥
府罷改安化軍節度使歷京兆尹封廣平郡王以正隆例
改封代國公進封隋國公謚貞濟卒年六十一

謀衍勇力過人善用長矛突戰天眷間充牌印祗候授顯
武將軍擢符寶郎皇統四年其兄活女襲濟州路萬戶以
親管奧吉猛安讓謀衍朝廷從之權濟州路萬戶八年為
元帥右都監天德三年為順天軍節度使歷河間臨潢尹
數月改婆速路兵馬都總管撒八反謀衍往討之是時世
宗為東京留守自將討括里還遇謀衍于常安縣盡以甲
士付之世宗還東京完顏福壽高忠建率所部南征軍亡

歸東京謀衍亦率其軍來附即以臣禮上謁遂殺高存福李彥隆等謀衍福壽忠建及諸將吏民勸進世宗即位拜右副元帥都統白彥敬副統紇石烈志寧在北京拒不受命謀衍伐之遇其衆于建州之境皆不肯戰彥敬志寧遂降二年正月謀衍率諸軍討窩斡會兵於濟州合甲士萬三千人過泰州至木虎崖乃捨輜重持數日糧輕騎追之是時窩斡新敗于泰州將走濟州謀衍兵至長瀋南獲其謀者知敵將由別路邀糧運遂分軍往迎之敵吏乂者來降謀衍用其計因夜亟往邀敵輜重忽大風不能燧火路暗莫相辨比曉纔行三十餘里將至敵營將士少憩謀衍

率善射者數十騎往覘之而都統志寧克寧等已敗敵衆二萬餘於長灤追殺甚衆敵遂西遁志寧軍先追及於霧霧河急擊敗之而謀衍貪鹵掠不復追以故敵得縱去遂涉懿州界陷靈山同昌惠和等縣窺取北京西攻三韓縣惟克寧軍追躡謀衍託馬弱引還懿州上聞之下詔切責謀衍以僕散忠義為右副元帥代之紇石烈志寧為右監軍代完顏福壽而謀衍子斜哥暴橫軍中詔勒歸本貫謀衍至京師以為同判大宗正事世宗責之曰朕以汝為將汝不追賊當正汝罪以汝父婁室有大功特免汝死汝雖非宗室而授此職汝其勉之未幾速頻路軍士木里古告

斜哥寄書與謀衍謀反有司并上其書世宗察其誣詔鞠告者木里古款伏遂誅之召謀衍謂之曰人有告卿子為反謀者朕知卿必不為此今告者果自服罪宜悉此意初窩斡方熾上使溫迪罕阿魯帶守古北口及窩斡敗于陷泉入于奚中率諸奚攻古北口阿魯帶因其妻生日輒離軍六十里賊衆聞之來襲殺傷士卒甚衆阿魯帶坐除名詔謀衍蒲察烏里雅蒲察通以兵三千會舊屯兵擊之擒賊黨猛安合住未幾窩斡平乃還七年出為北京留守上御便殿賜食及御服衣帶佩刀謂之曰以卿故老欲以均勞逸故授此職卿其勉之改東京留守封榮國公大定十

一年薨年六十四謀衍性忠厚善擊毬射獵時論以為雖智略不及其父而勇敢肖之云

仲本名石古乃體貌魁偉通女直契丹漢字其兄幹魯為統軍愛仲才欲使通吏事每視事常在左右遇事輒問之應對如響幹魯嘆曰此子必為令器皇統初充護衛授世襲謀克天德元年攝其兄活女濟州萬戶部內稱治除濱州刺史以母憂去官起復知積石軍事轉同知河南尹正隆六年伐宋為神勇軍副都總管與大軍北還除同知大興尹將兵二千益遵化屯軍備契丹遷西南路招討使兼天德軍節度使政尚忠信決獄公平蕃部不敢寇邊召為

左副都點檢宿衛嚴謹每事有規矩後來者守其法莫能易也世宗常謂侍臣曰石古乃入直朕寢益安五年宋人請和為姪國不稱臣仲為報問使仲請與宋主相見禮儀世宗曰宋主親起立接書則授之及至宋一一如禮正隆用兵宋人執商州刺史完顏守能以歸至是仲取守能與俱還上嘉之轉都點檢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遷河南路統軍使上曰卿在禁近小心畏慎河南控制江淮為國重地卿益勉之賜廐馬金帶玉吐鶻復有罪解職久之起為西北路招討使改北京留守卒

海里婁室族子體貌豐偉善用稍婁室為黃龍府萬戶海

里從徙於孰吉訛母從婁室追及遼主於朔州阿敦山遼主從數十騎逸去婁室遣海里及朮得往見遼主諭之使降遼主已窮蹙待於阿敦山之東婁室因獲之賞海里金五十兩銀五百兩幣帛二百匹綿三百兩肅宗經略陝西海里戰却具玠軍於涇邠之南尋遣修棧道宋人恐棧道成以兵來拒破其兵賞銀百五十兩奴婢十人天眷元年擢宿直將軍與定宗磐宗雋之亂再遷廣威將軍除都水使者改西北路招討都監歷復州灤州刺史耶盧椀群牧使迭剌部族節度使同知大興尹兼中都路兵馬都總管改武寧軍節度使廣寧尹卒年六十二

銀术可宗室子太祖嗣位使蒲家奴如遼取阿疎事久不
決乃使習古廼銀术可繼往當是時遼主荒于政上下解
體銀术可等還具以遼政事人情告太祖且言遼國之狀
太祖決意伐遼蓋自銀术可等發之太祖與耶律訛里朶
戰于達魯古城遼兵二十餘萬銀术可婁室率衆衝其中
堅凡九陷陣輒戰而出大敗遼軍銀术可爲謀克遂與婁
室戍邊復與婁室渾黜婆盧火石古乃等攻黃龍府敗遼
兵萬餘于白馬濼太祖拒遼兵銀术可守達魯古城收國
二年分鴨撻阿懶所遷謀克二千戶以銀术可爲謀克屯
寧江州遼大冊使習泥烈遣回約以七月半至而盡九月

習泥烈未來上使諸軍過江屯駐遼曳刺麻答十三人兵士八人縱火於渾河以絕芻牧銀术可獲之乃知遼邊吏乙薛使之太祖命釋之從都統杲克中京銀术可與習古廼蒲察胡巴魯率兵三千擊奚王霞末于京西七十里霞末棄兵遯遼主西奔天德銀术可以兵絕其後遼主遂見獲後從宗翰伐宋圍太原宗翰進兵至澤州及宗翰還西京太原未下皆命銀术可留兵圍之招討都監馬五破宋兵於文水節度使耿守忠等敗宋黃迪兵於西都谷所殺不可勝計宋樊夔施詵高豐等軍來救太原分據近部銀术可與習失盃魯完速大破之索里乙室破宋兵於太谷

宋兵據太谷祁縣阿鵲懶拔离速復取之种師中出井陘
據榆次救太原銀术可使幹論擊之破其軍活女斬師中
於殺熊嶺進攻宋制置使姚古軍于隆川谷大敗之撒里
土敗宋軍於回馬口郭企忠殲宋軍於五臺及宗翰定太
原與宗望會兵于汴銀术可等攻汴城克之師還銀术可
降岢嵐寧化等軍攻嵐州拔之招降火山軍與希尹同賜
鐵券宗翰趨洛陽賽里取汝州銀术可取鄧州殺其將李
操等薩謀魯入襄陽拔离速入均州馬五取房州檣轉運
使劉吉鄧州通判王彬拔离速破唐蔡陳三州克潁昌府
沙古質别克舊潁昌宗翰會伐康王銀术可守太原天會

十年爲燕京留守天會十三年致仕加保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令封蜀王天眷三年薨年六十八以正隆例贈金源郡王配饗太宗廟庭大定十五年謚武襄改配享太祖廟庭子穀英

穀英本名撻懶幼警敏有志膽初牝角太祖見而奇之年十六父銀术可授以甲使從伐遼常爲先鋒授世襲謀克宗翰自太原還西京銀术可圍守之穀英在行間屢有功宋兵數萬救太原至南關銀术可與弟拔离速完顏婁室等擊之當隘巷間一卒揮刀向拔离速穀英以刀斷其腕一卒復從旁以槍刺之穀英斷其槍追殺之拔太原下河

東諸州攻汴京皆有功與都統馬五徇地漢上至上蔡以
先鋒破孔家軍睿宗攻開州穀英先登流矢中其口睿宗
親視之創未愈強起之攻大名府第功宗弼第一穀英次
之攻東平穀英居取拔留速襲宋康王于揚州穀英爲先
鋒拔留速追宋孟后於江南穀英前行趨潭州宋大兵在
常武穀英以選兵薄其城敗千餘人明日城中出兵來戰
穀英以五百騎敗之獲馬二百匹遂攻常武拔留速以諸
軍爲大陣居其後穀英以五百騎爲小陣當前即麾兵
馳宋軍宋軍亂遂大敗之拔留速觀其周旋嘆賞之其後
河東郡縣多叛穀英以先鋒攻絳州克之復攻沁州飛砲

擊其右脅昇歸營中諸軍攻沁州三日不能下別將骨赍
強起穀英指麾士卒遂克之攝河東路都統從左監軍移
刺余睹招西北諸部穀英將騎三千五百平其九部獲生
口三千馬牛羊十五萬以先鋒破宋吳山軍再戰再勝遂
勦宋兵于隘死者不可勝計宋兵遯去宗弼再取和尚原
穀英以本部破宋五萬人遂奪新義口宗弼留兵守之是
夜大雪道路皆冰和尚原宋兵勢重不可徑取宗弼用穀
英策入自傍近高山叢薄翳薈間出其不意遂取和尚原
穀英請速入大散關自以本部爲殿以脩伏兵宗弼至仙
人關穀英先攻之宗弼止之穀英不止宗弼以刀背擊其

堯蓋使之退穀英曰敵氣已沮不乘此而取之後必悔之已而果然宗弼嘆曰既往不咎乃班師穀英殿且戰且却遂達秦中齊國初廢元帥右監軍撤离喝馳驛撫治諸郡至同州故齊觀察使李世輔出迎陽墜馬稱折臂昇歸撤离喝入城世輔詐使通判獻甲以壯士十人被甲上廳事世輔自壁後突出執撤离喝穀英方索馬于外變起倉卒不得入城門已閉皆有兵衛至東門合荅雅領騎三十餘與穀英遇遂斬門者出而世輔擁衆自西門出穀英與合荅雅襲之一進一退以綴世輔使不得速世輔慮救兵至乃要撤离喝與之盟勿使追之留撤离喝於道側穀英識

其聲與騎而歸除安遠大將軍攝太原尹四境咸治兼攝河東南北兩路兵馬都總管朝廷以河南陝西與宋已而復取之師至耀州宋人每旦出城張旗閱隊抵暮而還道隘騎不得逞穀英請兵五百薄暮先使五十人趨山巔令之曰旦日視敵出舉幟指其所向乃以餘兵伏山谷間明日城中人出閱如前山巔旗舉伏兵發宋兵爭馳入城穀英麾軍登城拔宋幟立金軍旗幟宋兵後者望見之不敢入遂降城中人亦降宋吳玠擁重兵據涇州涇原以西多應之元帥撒离喝欲退守京兆俟河南河東軍穀英曰我退守吳玠必取鳳翔京兆同華據潼關吾屬無類矣撒离

喝曰計將安出穀英曰事危矣不如速戰我軍陣涇之南
原宋兵必自西原來穀英與斜補出各以選騎五百摧其
兩翼元帥當其中擊之可以得志監軍拔离速曰二子當
其左右拔离速願當其中元帥據岡阜多張旗幟為疑兵
可以得志撒离喝從之吳玠兵果自西原來穀英斜補出
擊其左右自旦至午吳玠左右軍少退拔离速當其前衝
擊之遂敗玠軍僵尸枕藉大澗皆蒲自此蜀人喪氣不敢
復出關陝遂定歷行臺吏部工部侍郎從宗弼巡邊遷刑
部尚書轉元帥左都監天德二年遷右監軍元帥府罷改
山西路統軍使領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兵馬坐無功降臨

海軍節度使歷平陽太原尹正隆末為中都留守兼西北
面都統討契丹撤八駐軍歸化州世宗即位於遼陽使穀
英姪阿魯瓦持詔往歸化命穀英為左副元帥就遣使召
陝西統軍徒單合喜宣大定改元詔赦于西南西北招討
司河東河北山東諸路州鎮調猛安軍屯京畿阿魯瓦見
穀英穀英猶豫未決士卒皆欲歸世宗穀英不得已乃受
詔以元帥令下諸路亟泥馬槽二萬具諸路聞之以為大
軍且至然後遣人宣赦所至皆聽命大定元年十一月穀
英以軍至中都同知留守璋請至府議事穀英疑璋有謀
乃陽許諾排節仗若將往者遂率騎從出施仁門駐兵通

州見世宗于三河詔穀英以便宜規措河南陝西山東邊事二年正月至南京遂復汝潁嵩等州縣授世襲猛安入拜平章政事罷為東京留守未行改濟南尹初穀英宿將恃功在南京頗瀆貨不恤軍民詔使問以邊事穀英不答謂詔使曰爾解何事待我到闕奏陳及召入竟無一語及邊事者在相位多自專已所欲輒自奏行之除留守輒忿忿不接賓客雖近臣往亦不見上怒遂改濟南上數之曰朕念卿父有大功于國卿舊將亦有功故改授此職卿宜知之若復不悛非但不保官爵身亦不能保也穀英頓首謝久之改平陽尹致仕起為西京留守以母憂去官尋以

本官起復俄復爲東京歷上京詔曰上京王業所起風俗
日趨詭薄宗室聚居號爲難治卿元老大臣衆所聽服當
正風俗檢制宗室持以大體十五年致仕久之史臣上太
宗睿宗實錄上曰當時舊人親見者惟穀英在詔修撰溫
迪罕締達往北京就其家問之多更定焉十九年薨年七
十四最前後以功被賞者十有一金爲兩二百五十銀爲
兩六千五百緡爲疋八百綿爲兩二千馬三百十有四牛
羊六千五百奴婢百三十人

麻吉銀术可之母弟也年十五隸軍中從破高麗兵下寧
江州平係遼女直克黃龍府皆身先力戰以功爲謀克繼

領猛安破奚兵千餘自幹魯古攻下咸信瀋州及東京諸城麻吉皆有功都統杲取中京與稍合胡拾荅別降楚里迪部屯兵高州以兵援蒙剗孛董大破敵兵復敗恩州兵五萬人討平遼人聚中京山谷者降三千餘人戰于高州境上伏矢射之中目遂卒麻吉大小三十餘戰所至皆捷皇統中贈銀青光祿大夫謚毅敏子沃側

沃側年十七隸軍中從拔离速擊遼將馬五敗之麻吉死領其職宗望伐宋至河上宋兵屯于河外以二舟來伺我師乃遣沃側率勇士數輩以一舟往迎之盡俘以還襲康王於江淮間沃側皆與焉師還駐東平及廢齊屯兵河北

招降旁近諸營多獲畜產兵仗軍帥嘉之賞以甲馬從攻陝西爲右翼都統攻城破敵皆與有功師還正授謀克遷華州防禦使屬關中歲飢盜賊充斥沃側募兵討平之部以無事郡人列狀丐留不報未幾除迪列部族節度使改迭剌部用廉入爲都水使者秩滿同知燕京留守事爲西北路招討使撒八秩滿已數月冒其俸祿不即解去沃側發其事撒八反沃側遇害

拔离速銀朮可弟天輔六年宗翰在北安州將會斜也于奚王嶺遼兵奄至古北口使婆盧火渾黜各領兵二百擊之渾黜請濟師宗翰欲自往希尹婁室曰此易與耳請以

千人爲公破之。渾黠以騎士三十人前行至古北口，遇其游兵，逐入山谷。遼人以步騎萬餘迫戰，亡騎五人。渾黠退，據關口。希尹婁室至，拔离速訛謀罕胡實海推鋒奮擊，大破之，斬馘甚衆，盡獲甲冑輜重。希尹與撒里古獨裴滿突撚敗其伏兵，殺千餘人，獲馬百餘匹。婁室拒夏人出陵野嶺，留拔离速以兵二百據險守之。銀术可圍太原，近縣先已降。宋軍來救太原者，復據太谷祁縣。拔离速阿鶻懶復取之。宋姚古軍隆州谷，拔离速敗之。張灝兵出汾州，又擊走之。天會四年，克太原。拔离速爲管勾太原府路兵馬事，復與婁室敗宋兵于文水，遂從宗翰圍汴。與銀术可略地。

襄鄧入均州還攻唐蔡陳三州皆破之克潁昌府遂與秦
欲馬五襲宋康王于揚州康王渡江入于建康天會十五
年遷元帥左都監宗弼再定河南撤虜喝經略陝西至涇
州拔虜速大破宋軍于渭州渭州德順軍皆降陝西平遷
元帥左監軍加金吾衛上將軍卒謚敏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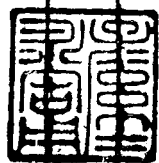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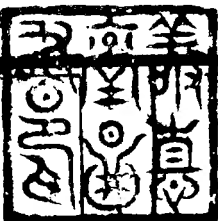
習古廼亦書作實古廼嘗與銀朮可俱往遼國取阿疎還
言遼人可取之狀太祖始決意伐遼矣婆廬火取居庸關
蕭妃自古北口出奔太祖使習古廼追之不及後爲臨潢
府軍帥討平迭剌其群官率衆降者請使就領諸部太宗
賜以空名宣頭及銀牌使以便宜授之獲遼許王莎邏駙

馬都尉蕭乙辛遼梁王在紇里水雅里自立不知果在何處至是始知之於是徙遼降人於泰州時暑未可徙習古廼請姑處之嶺西及習古廼築新城於契丹周特城詔置會臯州烏虎里部人迪烈劃沙率部族降朝廷以撻僕野爲本部節度使烏虎爲都監習古廼封還撻僕野等宣誥以便宜加撻僕野散官填空名告身授之及錄上降附有勞故官八百九十三人朝廷從之於是迪烈加防禦使爲本部節度使劃沙加諸司使爲節度副使知迪烈底部事撻商荅加左金吾衛上將軍節度副使知突鞠部事阿臬加觀察使爲本部節度使其餘遷授有差以扈葛城地分

賜烏虎里迪烈底二部及契丹人其未墾者聽任力占射
父之領咸州烟火事天輔六年完顏慎思所部及其餘未
置猛安謀克戶口命習古廼通閱具籍以上天會十年改
南京路軍帥司爲東南路都統司習廼古爲都統移治東
京鎮高麗

贊曰金啓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
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母之勤
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朮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
幹魯古之不治闍母之敗譴罰之亟諸將憎焉夫能以弱
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朮可習古廼觀人之國而知其

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列傳第十

